

和漢人物十論

秋山文庫  
3-258  
1



讀范魯公曉徒子果蹊進詩

純袴子弟自誇門地負俊亦少不修子弟之職游惰耽酒  
色馳獵造事長不渚一官之改無有廉節蹊進要職和漢  
同軌徒付之一歎耳果蹊果蹊競負才及門地以為可以一  
登取富貴鄙哉公深斥其非賦列其在已當務長在夫不  
可妄求其他當向背者再公生平所用心者錄出一大篇而  
曉之其言深切有味矣人家子弟果能從事於此學修修子  
已而音隨結音隨之特其曉告丁宜子教之下足見公當日懇篤  
誠摯之實意矣純袴子弟宜下一通以克護身符矣

記事



備芳烈公幼襲封每夜輒不眠向曉倦寐侍臣怪問  
之不答既而熟眠問之則曰吾賴父祖蔭幼襲大封  
何以撫育人民夙夜憂苦不能安眠昨始聞論語君  
子儒章有所悟自今志于孝曾將為君子儒以帥人  
吾意決矣以故得熟眠公時年十四

冬至小集

未顛先支杖未雨齋兩夜吾謂太早計吾人明幾微  
聖賢常小心君子說主靜所以固閉閉止旅后不省  
竟運違變理先至散其雷微陽恐難保減膳敬天災  
微吟康節詩

故來名教授果堂南舍先生碑陰

先生諱瑋字圭卿通稱龍橋晚改彥允衛門考諱義之号蘭室  
妣福本氏先生為第三子寬政十一年三月某日生于陸奥白  
河城內北小路第文政三年起家賜月俸為扈從勤尋為學頭  
勤七年公家新就封伊勢桑名加年俸為真天保九年并增  
年月俸嘉永三年擢教授爾後東西往來侍講無虛歲六年更  
祿百石先是歷馬面小納戶格側役格安政四年特進使番格  
為郡代勤仍教授十二月疾免教授萬延元年九月免郡代勤  
復為教授文久三年代公東觀先生從役七月十一日病卒  
于八町塚公年壽六十五葬于深川長專院配高野氏先卒  
無子養我宗家季子惟德為嗣以其外侄也先生性有器識少  
喜讀書屬文壯歲篤信紫陽一意用力於經尤遠於四書深疾

世儒妄意生葛藤而聖人之意不明也。潛心於章句集註，苟考於遺文而反證諸定本，其用工也。一念之微也，將以涵養之於未萌而省察之於將動，其為己可謂切矣。先生夙受明主之知，歷仕四出，終身能保寵榮，其對講筵也，誠意訓導以冀其成。立意暗贊，默佑尔多矣。方今海內多虞，公家富春秋而忽為失輔導之人，豈不惜乎。余少與先生友善，既辱同昇休榮，又同職掌者前後四十年，情義之篤，誰若余者。惟德馳簡，求書於碑陰，則是豈可辭乎。是歲九月秋，山陰鳴述。

故教授果堂堯合先生行狀

先生姓源，諱琦，字圭卿，幼名彪吉，改龍菴，又改龍橋，喚稱彥左。衛門頑石長風樓，其別號也。家世仕。藩考諱義之，蘭室先生是也。妣福木氏。先生為其第三子，寬政十一年三月某日生。子陸奧，白河城內北小跡，策幼穎悟，好讀書，性孝友，一家裕如。咸童能屬文，一旦發憤遊于茗橫，文藻經義，聳動一時。是時守國公既開退，善其年少，離鄉遊學，特內資費用，居四歲，疾而歸。鄉尋愈，以親老不復出。在家延生徒，文政二年為句讀師。明年四月，特命日侍左右。先是每公家治，選子弟有才幹器局者，日侍左右，蓋試其才，或以克侍御諸吏之闕也。然皆取諸適子。是歲始選于庶孽，命先生及畑六郎，舉藩榮其特。春九月，起家賜月俸，為扈從。勤時年二十二，明年遷學頭。勤六年，公家

復封伊勢桑名時蘭室先生老病先生長途侍與扶持凡七年  
公家新就封之日加賜三十俵列馬回為學頭晝夜勤苦  
忘寢食是以其學大進十一年祇役于江戶侍講 惠德公之  
為世子明年都下大火我三郎皆為赤五月 老公捐館於是  
先生賜休西歸尋免役天保九年增月俸加賜十俵弘化三年  
進班小納戶格嘉永二年役于江戶三年班側役格授授兩  
後侍講 公家東西往來無虛歲六年新賜祿百石安政四年  
四月特進班使番格為郡代勤仍教授十二月疾免教授六年  
役于我道管越後柏崎萬延元年九月免郡代勤再為教授文  
久三年春 大君入朝駐于二條城 公家奉命警衛鳥先  
生從之六月 大君東還 公家東觀先生亦從而役于江  
戶時盛復薄暑速獲疾越七月十一日卒于八町壞 公邸享

惠德公三子  
幼學弘化四年始朝  
幕府有叙任之命嘉  
永二年

壽六十五葬于深川吳嶽寺內長專院娶高野氏先卒無子養  
我宗家季子惟德為嗣以其外侄也先生性孝友有器識其接  
物也恭幼學蒙齋廣瀨先生之門文才英異嘗作題錯論蒙齋  
先生深稱之語余曰南台聖文章大進亦諸他邦文士不耻也  
女輩勉之事蓋在遊學前其在茗橫也嘗讀宋史著錐刺錄二  
卷識見卓然其蚤成蓋如此先生則歛然不足壯歲素文思水  
湧而不少顧惜一意用力於四子及復沈潛於章句集註編  
考索於文集語類以辨明朱說之初晚而及證諸章句集註以  
發之精微其用工文也要在欲靜存動察於天理人欲同行之  
際其為已也可謂切矣安政年間國用頻告乏於是才學優  
長選入度支者四歲意必者其足財益國者然為外人不得而  
知也會 今公立方富春秋以時重輔導之任出度支而復入

先生生也適通  
南室先生甲八歲  
乃名以甲八後改  
虎吉云

學 老公嘗著國字大學講義退閑雜記若干卷不滿意喚命  
先生校正成而上之先生蓋夙受明主之知歷任 四岳終身  
保其寵榮及其陞教授也朝夕訓導以希其成至每有非意之  
生或並言以陳之或密疏以曉之必聽而後已其勇於義如是  
矣及 今公亦然蓋誠意之漸漬者深矣先生而存焉 公家  
之學之成何其疑之為今也溘焉即世豈不惜乎先生少學業  
私初學賀啓後春水賴翁既而趙孟頫刻苦成就後未別為一  
家先生之學典書一時風靡舉藩中年亦為北苑畫誦經之暇  
往 娛寫人競絲之映并書畫而絕之其有請者非得已則不  
肯矣壯歲又好相劍先生之多能蓋出於天性如此自亞夷來  
航以未海內多虞先生夙懷杞憂網羅文化以未係外夸事實  
而手寫之使吾侪知夷禍之不可測而豫備之其憂世之意可  
不謂也

相得甚密後記  
其則甚矣

謂篤而切矣蓋以時教往來江戶故其所得皆今古之秘冊云  
余少與先生友善往來切磋交情日密不圖同年釋褐而就仕  
途其涖官治家接物處事以至讀書之有疑一章之詩一篇之  
文皆諮而取正焉近者誤承之同職輩者亦七年共學政前後  
四十年余長于先生僅一歲常謂蒲柳之質老而益孱弱不若  
先生之健且強一旦或先朝露則使先生嘆嗟何料舍余而逝  
也聞訃茫然如有所失頃者孤子惟德馳書求余文傳書于碑  
陰義不可辭與乃先叙生平履歷行實以為行狀嗚呼哀哉  
文久三年秋八月念七日秋山勝鳴述

于役稿

子丑

明經能文。吾儒之業也。不可不兼該矣。癸亥冬十月。東從携二兒。其十二月。扈台。經海道。越于大。甲子正月望。駐于京。在京之日。待請讀之餘。日。德。講經。你文之外。無有他事。乙丑十月。終役而歸于。幸。名。今茲丙寅暮春。聊得小閑。編次成冊。凡得十有九篇。以。蝸。翁。識。

右十九篇內二篇加抹今姑存回之 檄 梓 識

行燈辨

名之不協於實。天下何限焉。今人挑于室而燈夜者。時曰行燈。用於行而照塗者。呼曰挑燈。貴賤習。恬狃不怪。人或少識文字者。大不可之。稠人廣坐。題言及之。辨說不持。衆人不思。及嗤其不通。余聞之不覺失笑。今夫會徒。號綠先聖者。謂正學。抗欲。連臬。皮講說。懸河。頌其平素。則酒食淫。而恭協。先生之。名。腰。雙。办。儻。荷。槍。武士。自名者。号為執劍衛社稷。特。自。嫉。爾。其。則。怯。懦。孱。劣。而不。稱。于。武。士。之。名。其。他。有。不。知。致。身。之。士。有。不。任。藩。翰。之。君。自。是。以。徃。父。之。與。子。夫。之。与。妻。一。無。有。協。於。實。者。不。知。責。之。而。區。於。行。燈。之。為。挑。燈。挑。燈。之。為。行。燈。則。可。笑。之。已。甚。作。行。燈。辨。

題見島高德洲櫻樹書詩圖

...

護衛嚴密。殊無蚍蜉蟻子之可容矣。何物剛毅男兒。投隙而  
入庭中。書十字詩於櫻樹。使至尊堪艱苦。以就中興之業焉。豈不  
偉哉。然而賞不酬功。數奇以終身而不悔。雖忠義出於天性。然好  
學之資。以致之也。昭矣。

題漢高祖斬蛇圖

甚矣司馬遷之偏見也。心憤以李陵之故而身被刑。是  
糸網羅百氏。上下古今。初無前浩大之業。以遺之於天下。後世令  
後人繼而傲之。其功豈不大耶。然滿胸悲憤。辭之氣。若舒而為  
文章。故其記漢家之事。極誕妄不經。斬蛇亦其一事。蓋方今武帝  
惑溺於神仙不死之說。術士覽唱怪誕之說。帝信用之。遂布諸朝  
廷。上下相欺。痛不返。故遷一記載。暗詭刺當於此。臣子為  
國諱。忠厚之意安在。

書京城勝覽後

余之東歸昌平。而未千桑名之明年春。將刻日而西上。而避千京  
攝時。西土春儒。猴多矣。將就而受教焉。有故不果。余後公私事終  
冗。歲月逾邁。宿儒皆逝。無復西遊之志矣。客歲十月。東從其臘。從  
台駕西役。赴大坂。尋達於京。冬春之際。冒霜衝雪。困憊極矣。東  
皇布命。百花競先。風雪之候。春服宜體。特憾齒迫於古稀。加以劇  
務。不能得半日之閒。退而息于舍。偶獲京城勝覽。而攤之。足未至  
其地。而目擊其勝。尚能足想像其風景。是約之賜也。於是乎壯歲  
之志。庶幾乎酬其萬一。為感深矣。遂書其卷末。

題大阪圖

先佐以之連荒木氏。而抗千織田氏。豐臣氏。虎踞焉。而馭宇內地。  
距葦鼓。僅一日程。西控中國九州。實為樞要。輪屏焉。元和偃武。用

一講第諸侯而鎮之方今天下多事西土釋疆為慕府之計則  
宜擇于宗室中封而鎮墜則善矣

### 讀野史詠

余嘗再食有野史詠者在於世間也久矣每役于東徧求諸書肆  
而未獲焉昨歲季冬扈于台駕至于大坂偶獲之於書肆昔日  
之望一朝麟之為欲何如也官暇朗吟猶憾卷之易然當時恭運  
鉅儒輩出混沌舍為最今也文運日否欲求如卷中之一賢者而  
不可得矣噫

### 讀木蘭詩

余平素愛誦木蘭吟詩朗吟不置以為常矣兒輩傲之至女兒  
亦上口中方其家庭小酌陶然微醺也打索朗吟湏臾渾家唱和聲  
徹于鄰嘗欲于本邦史乘中擬其事實演而作之未果嗚呼豈有

若木蘭者男兒可愧而死矣

### 答客問

有客來問曰聞今者朝廷行改元之禮昨歲支干逢甲子例  
當改元故改文久四年以為元治元年今所以改元治二年以為  
慶應元年者蓋昨歲改元之日議者曰異哉紀元也抑嫌於保保  
元平治而号之者既而其七月果有長賊襲關之變故今復  
改元而自今以往保無災害乎否余答之曰夫鎌倉開府以來  
王室失柄百度廢缺獨改元一事至今猶仍其舊標告朔餼  
羊也遠矣而實為春秋春丑之義其禮豈不重耶但上古無有年  
号人主即位称元年盡在位而致之中古認用道家之說始建年  
号於先王之道也無當矣在西王則漢文為始惑于新垣平日再  
中之說尔未東西相沿襲歷世莫悟其非豈不誤耶及奴尔氏崛

越于北地也。葉流賊之亂，并吞西土，仍曰紀年。豈然定一世一號之制，以遺子孫，是以若乾隆歷六十年之久而不改，雖未免紀號之陋，然猶彼善於此者。東西歷世皆莫及焉。嗚呼！當此瑞穗君子國而紀號一事却不及於辨髮奴者，豈不慨哉！紀號之非古，既如是，則其名之可否則不論而可也。且也元治之早，取諸易象，傳与保元平治無涉矣。長賊之變，蓋出我庸置失宜耳。向使其不逢甲子而用文久之號，則將曰之何，是特流俗之見爾。何足揆諸懷也。若夫天下治亂，豈概則係一人之心而已矣。客唯而去。

、題張子房在倉海公擊秦皇于博浪砂中圖

五世相其君而為強國乎。天下一朝國破，君就係，宜矣。其中心躁急不能為懷也。故弟死不葬，急散家財，更謀所以報仇者。其所以欲得力士而運於一擊之間者，蓋出於不得已者。爾子房豈不知

秦法之炭酷慘烈難犯<sup>前</sup>，未可僥倖萬一也。我但累世相家，其荷恩感德固非常。常臣子之比也。是以其心不欲共仇，戴天吾非殺彼，則彼殺吾不幸。事不成而身就鼎鑊，亦所不辭也。於是系斷然決死，在力士狙擊呂政于博浪沙中而不中，<sup>呂政</sup>秦怒大索於天下。子房更姓名匿下邳，秦法之嚴，其獲罪者北走胡南奔越，猶恐不免焉。然而子房其亦何巧於避匿也。亭長胥吏徧募搜捕，而終不得之<sup>社</sup>。子房或其善使六丁之鬼，修陰形之方，何其神也。今對是圖，更浮一大白，稱快者久之。

考改作

羅齋說

孝者不為則已矣。為則必<sup>當</sup>到底為。今之讀書者，似富兒吞<sup>財</sup>物，富  
 兒積財巨萬，亦何欲而不得者。然而一幅好畫，一帖佳<sup>筆</sup>，欲  
 換人而不得，不啻授人不得。雖既羅而為已，有然但逐人<sup>上</sup>誇說之  
 耳。亦不<sup>亦</sup>肯以示也。讀書者亦<sup>然</sup>嘗讀數千卷之書，傲然自得。既  
 窺六經之奧，古今成敗，奉在胸臆。文章傳韓、蘄之神，馳詩亦得李  
 杜之真韻。願其平素業已不知，聖賢為己之學，與<sup>夫</sup>天理以欲為何  
 物。夜郎自大，以師儒自處，可笑之甚。今天讀書志學者，既名曰志  
 學，則宜知所謂學者何，其所以學者何也。蓋世無古今，人無賢愚，  
 莫不有是理。然而氣拘物蔽為之崇，醉生夢死不自悟，是所以有  
 學之設也。然末世異端猖狂，高村且不免，何況中<sup>人</sup>。下<sup>世</sup>邪，幾系  
 不免淪沒于異端焉。其唯從事程、朱，敬以存心誠以行之，以是讀

書窮理以是制行處事。知其所謂當知行其所當行。不間斷。補其業。必能連續其功。日就月進。昔者顏子從事於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循之。進。原至欲罷不能。以竭其才。善哉。馮氏少壘之言也。曰。人皆有所為。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之便。幾於聖人。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夫顏子不可及也。然在吾人。果志得定。做得成。已午之功。未熟。則必無不可至之理。果為顏子而不可企及。則為聖之功。又可廢也。吾人既希望聖人。宜盡其方。而可也。不宜畏憚而自棄也。二子重斷。頃其請名其齋。余授罷字。揭之。楬。而告之。曰。該。卷餘。志氣。或懈。仰以策已。勉勵。日夜。以。是。則。是。等。之。事。雖。用。工。之。既。固。不。且。云。然。為。協。於。顏。子。竭。才。萬。分。之。一。邪。其。唯。俯。仰。對。楬。而。無。愧。可。也。况。其。勉。旃。作。罷。齋。說。

春曰能取也  
魔體救氣伴  
皇唐之曰仰觀  
相同

### 論國學之弊

衛太子刑贖獲罪而出奔。吳公死。國人在嫡孫輒。孔子主伯玉家。在衛久之。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至民無所措手足。焉由是觀之。名之不正。至於此極。可不忍且戒哉。我王室之盛也。政出於一。其名之正。天下孰加焉。中葉以降。政自幕府出。特勢一變。天下迷於所方。於是身名不可不正也。夫天下兵馬之權。在將家。而幕海內為武臣。則其君臣上下之分。亦移于將家。治時本幕命以衛京。亂時亦奉幕命以致其身。王威日陵。遲。譬之。買積還壁。積而不平。陰攬天下士心。以圖與復。謀之不臧。機事不密。輕慄敗事。而至於不可復救。方此之時。能知臣子之分。不為利誘。不為勢所誅。一死以報其君。伊賀判官一人而已。若夫三浦胤。

義大江親廣輩。畏怯退縮。名為王室。而不知尽力於所事。自謂晉夫率王莫非主臣。却棄其主而不顧。此時源氏既絕祀。特大丈夫北條氏擁藤氏小兒聽政。其實北條氏之天下。爾既失柄。積不能平。然將門之政。未至於失海內衆庶之心。無其衅而輕動妄奉。神人亦不佑助之時。雖權歸於將門。然距爾未遠。且也。武人固無一丁字。獨知溥天率土之為王臣。而未知人之有分在焉。不可犯也。天下武人既為幕臣。則各奉幕府以盡其分耳。是武人之所以事王室之職分也。今棄幕府叛之。而欲直親奉王室。是其越職犯分。無忌憚之已甚者也。寬政之際。有一親藩。頗稱賢明。有道之主。平生語左右曰。今時真人所事之主。則王室也。如幕府。則宗家也。使士庶知悉是意。而可也。故閩藩歷世傳之不失。而不圖以致今日東西之亂。遂也是時。

謂國學者流之見。徒知尊崇王室之為義。而不知其為越職犯分。適陷於僭竊之罪。詩所謂其何能濟。乃胥及溺也。親藩實為罪魁。於名分之不正。至氏無所措手足者。豈不信邪。

虎說

童謡有之。猛虎一躍，尚越千里。仔堂林生於天地之間者，莫猛於虎。然猴有時，卒為人所制，勇夫之狀，何以異於此也。且如流波克近，孤軍轉戰於山道，緣道諸藩，力拒則有之，剪滅則不能也。已甚則閉門自守，至疑賊之所為，賊為得計，如行無人之境，然而扼大軍，厄大雪，降伏就虜，終以刑方大轉，開事里之日，天下莫能抗也。是猴序之負隅也，其旁困就虜也。如入于陷阱之中，垂尾乞憐，而不得免也。武殺降者，兵家之所忌，甚於識者謂既入其彀，又從而羈之。虎作席說。

書百壽後

何者白癡為此無識見之事。夫壽本在天，而不知人意。猴富貴也，士之生世間，唯當尽其所稟之理，以順受其命也。其他何有。世人恣欲無厭，以適諸己，可謂惑矣。俗間書壽字一百，裝潢之以挂於壁右，而猥希長生，其類兒戲，可笑矣。

記遊神泉苑

神泉苑在二條城大宮西，周圍可一町，有池，所謂法成就池者。池中有龍王祠，有檣架，松樹老而蟠，屈可蔭矣。楊柳垂枝拂地，池邊老樹蒼蘚，深潭水如藍，有魚鼈物焉。遊人倚欄拍手，則浮出湖，畫昔大內裏之時，此地亦在其中。蓋比周家吳園之設，為良夜御游，嘗極龜頭鶴首，管絃賞月，比今神池之大，且濶，意何如也。若夫唱極宜青而誇極鷺之伏極，皇威而說極鷓極大阿。

皇威之衰。不振者。由唯威之務。而不知尚德乎。此地距橋尾不遠。讀書倦餘。杖道遙。唯其在士籍。不許夜遊。是以獨欠月夜之與。是為憾爾。

書小楠公梓弓誦榻本後

忠愛懷國之人。殉難全節之賢。千歲之下。想像風采。欽慕不措。故其生前一鎖事。尚能傳之於後世。不幸或漏泄於史傳。而僅存於故老口碑。一腔赤心。未嘗泯滅焉。苟有謬貽。終能暴著於世間。執簡以事記載者。往往收采而傳之。與天壤無墜焉。余少小耽於本朝史乘。苟及於裨官野史。特於楠氏之蹟。景仰不啻。嘗閱<sup>而見行年圖有知</sup>太平記載。心行決死。拜訣于<sup>決</sup>先皇廟條。有叩鐘而作之事。是固一鎖事耳。然其<sup>決</sup>然不<sup>回</sup>之氣象。躍如可見矣。爾後又得剛齋佐藤先生所錄心行雜記。及伴蒿蹊認墓長歌。今茲已丑在京。一日偶訪書賈。獲梓弓誦榻本。曰以鏃劍之於如意輪堂扉。而其誦与世所傳異矣。先是有其<sup>知</sup>有異同而心疑之。今因榻本以斷其疑。熟視之間。運筆之用鏃者。昭乎不可蔽。

矣。雀躍不已。他日得鄉之日。先寫太平記所載公之事蹟。及日  
冰使本傳。旁網羅諸家記錄。及諸彥詩文集輯。以為一太冊。不  
亦善乎。遂以書其後。

題明智光俊騎濟琵琶湖圖

身擐戎衣。挂野永德墨。畫雲霓。白練外套。頭戴所謂第二溪車。  
左手攬轡。右手揮鞭。騎一神駿。馬頭向空。奮尾於躍珠中。直蹴破  
萬頃波濤而進者。明智左馬介也。雄則雄矣。如其逆何。

讀心氣歌

一日集義。則生一日之浩然。一年集義。則生一年之浩然。終身集  
集義。然後浩然之氣。盛大流行。狻何動心之有。若天祥。則可謂能  
踐其言者矣。世有徒言而不能踐之者。吾恐不免為巧言令色之  
徒矣。况於言之未必是邪。

愛松說

不特此樹之枯。今往往有此注。為對文。惜也。

搜詩僊之堂。而觀遺物。欽慕之餘。手摘異種之松葉。登犬山之巔。而  
拜墳堂。命兒移松苗二三根。更栽之于南園。中土性確。確歷日  
而枯。今終其一。惜乎。余職教授。兼侍講。每日上殿。退則延生徒。說  
經。有時于步庭。愛玩松樹勁節。貫四時而耐於歲寒。先生家世傳  
武功。不殫其聲。大段役。揆先奎門。有斬獲之功。以其犯令也。肥遁  
不仕。占隱拙於叢麓。讀書之娛。吟咏之樂。恬然於榮利。其高風清  
節。實百世之師也。曠將歸鄉。而不遂。詠國雅。誓不涓鴨水。以壽終  
於乎。此數寸之松苗。既含凌雲之勢。余以先生故。特愛之。

和漢人物十論

與兒輩課文章畫三十日每三日輒作一文始正月九日終  
二月九日以和漢人物為論題十篇成余犬馬之齡今年六  
十八幡然頽齡自啜為少年之態亦唯程督兒輩之為尔乙丑  
春寧外史識

源賴政

有人乎此外為蓋世可愕之舉而聳動人之耳目內有愧心而  
而不免於小人報怨之誦矣其故何也其唯設心不公是以見理  
不明往陷於不義而不自悟也豈不惜辛保元以降王綱解紐  
四方多事方是之時源平三氏世將敵愾及平清盛際會風雲  
朝廷依賴源義朝不堪妬心一逢藤原信賴之嗾攘袂起而應之  
既暗順逆之理推鋒一頓以禰於閭族源賴政獨明乎順逆之理

而不肯從其逆謀。在諸源中，稍強人意。清盛既殪，義朝意得志，遂  
位窮人。臣子姓握兵權，女為國母，身忝外祖，所欲者何求而不得？子  
弟效尤，蔑視諸將，猶奴僕其於仲綱，何有？是以求彼所求，取諸  
外府，無以異矣。然而仲綱愛惜不與，以至於再三，其意謂彼雖貴  
且驕也，嘗與父祖伍，今恃一時之權，以凌人，然高平太子也，耳  
吾亦源氏之胄也，吾何怨彼耶？賴政老成，練於事，慮其釀成怨  
隙，故曉仲綱而與之，不圖其咆哮無禮也。雖然，彼白面紈袴子弟  
而已，挾權勢，加我無禮，笑而舍之可也。如之何，至於激昂怨憤，以  
構兵爭，意既決矣，猶恐世人以此奉為私聞，無名於世，遂乎說于高  
倉王，勸其奉兵討平氏，以解上皇幽囚之難。踐祚以今，平四  
海，則可謂誤矣。夫平氏罪惡稔矣，神人共憤，於是乎懲憲王以起  
兵，則善矣。然在賴政，則假名而已，其實在於報私憾耳。為臣子者，

欲拯君父之危難，而獲之於報私憾，豈可也哉？賴政何智于平治，  
而愚于治承也？抑老而耄，乎渡邊競者，源氏家人也。賴政之走于  
平治也，故曰為宗盛，怪名而問之曰：競近者獲罪乎？主故臨大事，  
而獨為遺焉。宗盛誘使任己，競悅而肯命。日候于平氏，宗盛善之，  
授所愛善馬，名南鐮者。既而躬擐甲跨馬，手弓矢，肆平氏火營而  
趨。平治既至，語仲綱以故，更截南鐮鬣尾，烙宗盛法脚四字，遂而  
放之。夜半歸廐，蹄齧大驢，廐卒火驚其猝，至具狀告宗盛。宗盛  
悔怒無及，向使賴政論仲綱，特報以此等之事，則意宜相協矣。今  
不能然，更假公義以徇于高倉王者，何也？余為賴政惜之。

長谷部信連

士之有胆畧者，其心先定矣。故法稽事變而不驚，智畧隨所遇而  
澁，不竭為當他人亡家殞身之日，必能保功名而貽慶於子孫。

為余於長谷部信連乎見之當高倉王之走于宇治也。留于部軍  
身拒衆而被捕宗盛面責之信連毅然不肯少屈遂得減死而論  
鎌府之開也賴朝賞其節而吏授以能登滿後數十世歷數百年  
之久而至今猶能奉祀候然為事于大國而食萬石之祿豈不偉  
乎王之出走事出於草率遺所愛玩室笛信連追及奉之于途王  
悅欲與俱歸曰臣之在朝人皆識之今而不從焉亦以為臨難苟  
免臣竊愧之臣願與官兵一戰當馳而及焉還鄉大開門而待旗  
非違使果率兵騎而入門呼曰王之反計矣覺將遷于南海奉宣  
旨敕未信連在內對以王適出而不在焉特責騎而入門之無禮  
檢非違使令縱兵搜鄉中信連怒拔刀斫數十人刀折被捕引而  
至于六波羅宗盛出面責之信連自若曰近者元賴奴千百結連  
夜中覬覦假宣旨矯令赤余謂奴輩何能為慢易及于此苟使余

撰細甲帶利刀則藝耒惡徒不令一人生還且王之所在不知也  
縱令知之男兒既曰不知則決口斷舌不言也乃默而不語信義  
忠義根於天性加之有胆畧勇而決知而明草率死生之際隨處  
善處而不窮苟當詰責之日使其言少趨趨嗚呼則雷霆之威  
湏臾風生頭足異處可立而待矣真一呼吸之間也耳然而神色  
自若不肯少挫折理直言正又善其辭命而流如懸河滿廷諫  
狀莫敢出聲彼民雖還凶暴之威然無所用其凶暴遂從衆情之  
所向而宥之雖屈於一時而伸於百世豈其天威邪宜矣其血食  
於百世而不墜也

### 結城宗廣

余之弱冠而在鄉也屢遊于結城氏故墟墟在今治城東南幾里  
許寬政初公家命削嶺巖刻感忠銘三大字命我蒙齋廣瀨先

生鑄之銘蓋感結城氏勤王敵愾之忠也其以係我鄉人欲仰慕  
歸向感發與起奮然傲之也方建武延元之際宗廣奮一臂之力  
連合四鄰是以拔擢膺其任副源頭家共輔 義良親王治東奧  
鎮邊陲足利高氏之反率東兵會新田義貞大破之既再共足利  
義詮戰利根川又破之此時被賊陷唯利之趨朝從王師暮降賊  
虜綱常墜地爨倫頓斃宗廣忠誠貫金石父子竭力王事子則死  
節于京父則含恨而沒于北勢當今節義之士何限焉及頭家殉  
難宗廣奏請陸奧地可敵海內之半三年間兩次入援皆資其力  
宜及民心未變撫為朝廷用朝議從之顯信為將軍依旧與親房  
宗廣奉 義良親王鎮陸奧會颶風舟四散裹志而沒豈不悲乎  
夫東方風氣勇敢樸實宗廣以忠義出於天性鼓舞而作與之東  
北豪傑傾心受其顧使而不辭焉平時勤於撫卹愛養而收四方  
將士之心天下有事則千里赴難而奮忠義之氣雖北地師熾然  
東方勢焰熾而可以與起海內敵愾之心然而皆不能躡其志吞  
恨于泉下偏安之南都雖曰天意然豈不惜乎况親房在圍城之  
中投書求救援于親廣勉以忠義責以臣子之大義親廣資性不  
似父兄此時猶未從於逆虜然而遷延蹉跎不為出援兵頃之降  
於逆虜使乃翁忠義之家須臾變為梟鴟之群千歲之下有餘悲  
矣雖然乃翁及兄殉難之美不為之磨礪猶覺或生氣於乎  
忠矣固矣 公家之傾慕景仰吾輩豈不與起哉

細川賴之

細川賴之疾革足利義滿問所欲言曰臣每憂山名氏強大為後  
患今已誅鋤臣可以瞑矣復何言哉初賴之受託孤之命竭心輔  
導既壯不聽賴之稍縱恣失人心遂生鎌倉覬覦之嫌既平矣又

役諸將大營土木之功驕奢太甚賴之諫不聽相嫌隙誤聞從生  
遂罷就國後頗悔悟以子賴元為執事而決於賴之此時驕奢猶  
未已又溺於禪道大與方其有再出之命也為賴之者宜固辭  
而無出何哉古者大臣之事君也以格君心之非為尚焉賴之既  
受託孤之命而在其職以言不聽而去其不聽者則諫驕奢太甚  
也是於古者大臣之用心庶幾矣今之再就職也吾意百方切諫  
以絕驕奢之欲則大善矣不然則宜固辭得免然後已也東如走  
而後懼其未志焉始何見故車千泉下而無媿也今未能然而復  
就職甚矣其不明於出處之際也况於垂死之日親問所欲言邪  
何忍無一言之及於是而徒論已往可愛之事而終止曰今已誅  
可以瞑矣豈老病而憤乎義滿而不絕驕奢之根則累惡增過  
而得罪於萬世者必矣何其可瞑也於乎認矣是以一瞑之後強

請則闕而猶未鑒焉甘榮海外髡奴日本國王之封其死也有恭  
獻之謚賻以遺種於後嗣義滿之無知妄作固不足論矣特惜賴  
之遠見深識躬負託孤之重任而愍然藐視不肯及顧他日見  
義證于地下其何辭以對之或曰驕奢既入義滿之膏肓賴之識  
其不可回而不言更於其可憂者必殄滅之以除後患其用心亦  
可憐矣曰否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  
亡焉賴之未能拔膏肓之疾則或暫留之後患猶可因以制其欲  
而生異日之悔心焉今皆絕滅以長之驕奢異哉其所以為除後  
患者所以適長其惡也蓋不明於古者大臣之用心是以終身徒  
苦心為君而不得其方豈不惜乎

前田公

古者英雄之主既有攘亂之才又能見其機之可乘而能假其名

於心以收天下人心。天下皆受其籠絡而自不知其陷於術中。往往暗於去就之公而誤終身之大節。歷々可數也。織田公之遭弑也。諸公子與諸將非無其人。也。猶豫趨趨舍君父之仇於咫尺。豐公身受征伐之任而在外草率之變和敵反旆更鳩合舊伍一戰殲賊于山崎。衆心既服。是以外唱正議。陰排二凶子。諸將驕然互相讎隙。柴田勝家奉三七公子與豐公相軋。賤岳一捷。玄蕃狂勝。勝家不援。轉瞬生大敗。倉皇走越。火城以殉。其無謀亦太甚矣。方其敗而走越也。塗經府中。前田公成爲公。爲柴田氏屬將。與之陳力有年矣。今者勝家亡在旦夕。公既受其眷顧。雖無君臣之分。然上將軍破走還治城。爲之統屬者。死生悉力以報平素之恩而可也。然而以其與豐公有舊也。兵至之。迎拜馬首。趨走降服之不暇。瞥視主將燔城就死之焰。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相似。可謂無特

操之已甚者。人或曰。是蓋勝家之意。急遽還城。公欲與俱殉。雖勝家止之。以子善於猴郎。宜改圖以全宗祀。勿徒爲殉已而亡焉。故從其言。以屬豐公。耳。何足深責之。况後來之勲如彼赫々。昭史衆子孫襲封至今。屹焉爲雄藩于北方。大丈夫豈拘々爲諒之爲貴。孰是大不然。公之屬於柴田氏。有年於此。死生榮辱。義固當與之同。且也勝家之此舉。惟未必不出於私心。然亦爲有名焉。公爲之部將。見其不義而不諫。豈生受之統屬。而同其議。顛沛急遽。宜去之。而逞一己之欲哉。苟有是心。何往而不爲營私自利之事也。故後業事業雖赫々。昭史衆。然臨危虜變。其自利之爲。蓋有不免焉耳。亂離之餘。往往有不慎於出處之際。如是者。雖然身既失之於初。或收之於後來。獨功罪不相蓋。如公是也。壘

商之興也有伊尹周之王也有太公然後能相湯武而救民致治  
焉蓋人主創業之日雖有躬天錫勇智之資然苟非有得賢相良  
佐同心同德則不能成誅暴弔民之功也後世德薄才劣其治化  
之功不能庶幾乎商周之萬一然創業之主則尚必待賢相良佐  
之出苟為不然則不得集衆志而容群策則不能成其功也是以  
漢高之興也亦必有蕭曹然後亡暴秦殪強楚能基二百年之業  
光武躬英明之賢宗室之肅加以賢良剛明之輔固天日於既昃  
燄炎火於方熄方是時英傑豪俊雲聚霞蒸不乏於其人就中余  
推高密侯鄧禹光武受更始之命而徇河北也禹杖馬箠追及于  
鄴首勸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復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光武大悅  
因常宿於中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皆當其才又曰方今海內  
敝亂人思明主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  
今就其言而攷之禹之所見殆與時人異矣孟子曰以德行仁者  
王以力假仁者伯必有天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禹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之言暗與之符光武英明心善其言故  
斷然以興復之任委之遂以復旧物使天下復覩漢官之威儀而  
更初二百年之基豈不偉乎禹意蓋在平救天下人民之倒懸故  
以德厚薄立論其非富天下之意可見矣其唯在於救民故軍所  
至秋毫無犯百姓爭捧牛酒而迎于道尤雖古昔王者之行師亦  
何異也光武之於河內也以高祖關中視之難其人禹勸禹異以  
成其功其他使將任官多禹之所勸所謂皆當其才者非賢而何  
人或議馮愾叛後數戰數敗威名浸損光武遣馮異代之禹慚受  
任而無功強戰又敗是固未為無罪矣然未足以病前功也史  
又稱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縣脩整閭閻教養子孫

皆可以為後世法。是豈可不曰賢乎。余意禹既已蘊此內行教。賴之。美發而為相。君澤民之功。故曰光武。中興之勲。余推高密侯。其姚美。蕭曹也。亦宜。

賈禕

人之一身。患不足者。知之不明是也。知而不明矣。則內之無知。已之明外之乏於識人。之鑒。何以處已。接物而得其宜乎。知人則接能官人。則必上智之資。而後可庶幾也。若夫在衆人。則處已接物之際。事。而察之物。而辨之。要之。隨其資之明暗。與學之淺深。而為高下。故夫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文公編集註。曰。收尹氏之說曰。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蓋在己者。無識人之鑒。則日用之際。他人所處之。是非不可辨。而取友之際。於其邪正。亦何所辨也。况於官達而居

要路之日。身方漢火之既微也。諸葛武侯以王佐之才。躬耕龍畝也。感激昭烈之知遇。出定三分。鼎峙。欲滅漢賊。以興復高光之業。唯其僻在西蜀。區宇偏狹。人才頗乏。猶能悉力尽心。而汲引四方之士。其出師表。中列蔣琬。費禕。郭攸之。董允。向氍等。數人。而至於品第才識。則曰。貞亮死節。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其他至李平。廖立。魏延。楊儀之徒。皆能用其所長。以濟國事。武侯以謹慎之性。寧靜之學。而知識之明。以焰之。猶明鏡之於妍媸也。無所逃其情焉。臨終勸賢。蔣費相踵執柄。畫一不改。旧物。獨惜禕之於識人之鑒。誤信用陳祗。董允之沒。以為尚書令。而不能黜黃皓之奸邪。填窟相和。內外聯結。以促漢室之亡。可勝惜哉。雖然。能抑姜維之妄動。而授兵不過萬人。羽檄交馳之日。對碁。泰然不可謂無識度之過人者矣。唯其迷於外貌而失之。于陳祗。卒之親近。降人為其所刺殺。

遂違武侯之鑒使好兵姜維代執兵權至於是而禕不能道其責  
向使禕能知己之短而少用心焉則未必至於此尹氏所謂是非  
邪正或不能辨者豈不信乎

### 褚遂良

士之值遇于明主得陳其材力以就顯列者孰不死生一其心而  
報於知遇也况於親受託孤之寄而以天下安危係之一身者耶  
故在嗣主不肖或變祖宗之法失四海億兆之心則致至誠念國  
之意而務遏其主之逸欲及其不見聽也或致官或就死唯君命  
之所在焉豈非出處合宜俯仰無愧者耶唐太宗臨終召長孫允  
忌褚遂良輔導太子以為政高宗立二人同心勦力永徽初政有  
貞觀之風無幾高宗寵武氏欲廢王后立之尔召大臣而言其意  
遂良固執不可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

高宗用李勣言立武氏為后遂斥遂良于外外尋卒於高宗惑  
溺不足言矣遂良忠誠夙受明主之知欲奉遺託之重而竭其節  
不圖妨于李勣是陛下家事一言飲恨而沒按史還陛下笏之諫  
既挫高宗之心膽觀于其告李勣之言而可見矣曰朕欲立武氏  
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蓋遂良之諫至理所存是  
以高宗心內愧矣特問李勣以斷之然勣特佳賊耳無有遠識或  
希他日之寵榮乃曰是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可勝惜哉先儒  
却議遂良口未嘗言於其私蓄髮之時而言之於事已感之日夫  
遂良之懷君臣若無所不用其心矣余謂當武氏蓄髮之時豈不  
逆言以批龍鱗哉蓋史通闕其實焉耳本朝建武之際若執馬  
進奏之日萬里小踞藤公尺言於百官羅列之中以諫蓋蔽之勵  
精不繼其忠盛矣然而論者曰如何無平素之積誠而一旦辱至

尊乎百官羅列之中乎其不見聽也宜矣是不通之論也此時  
帝曰耽宴游興近小俱之而不復延見大臣滕公之諫蓋非得已  
也若遂良之諫豈必至是而始獲之乎必能事人而諫也索其不  
見聽何故待是而二人相議然後謹論正言以能挫高崇之心  
膽焉顧託之大臣所守宜如此却為佳賊一言所破身為弁而死  
乎遠洲不追議之而非其不蚤諫者豈不誤乎遂良之忠誠何以  
熟視其蓄髮而默至是日而後發言哉是所謂以小人之腹測  
君子之心者奚可也乎

劉琦

有陳規而守其內有許清而助其外三萬七千八字軍三千殿司  
卒相而鼓舞擊敵男子備守婦人厲刀劍然而鼓舞之以大義者  
則劉大尉也大丈夫既以身許國況是時或退一步則國事墮壞

雖有智者亦無能其後矣大尉既明識之矣故其至于順昌所問  
于陳規者糧耳既有數萬斛之糧則何苦而為南歸苟生之怯耶  
其唯明斷果決是以神機妙算趁事而出故圍城之初禽敵將連  
戰殺沙窩城洞開諸門以疑敵軍設羊馬垣以防賊夜乘電光輒  
殲辨髮奴吹器百人以擾敵終以走賊尋兀朮之來使曹成誑之  
戰期造浮橋亦方暑毒水草以病兵銳斧鎗標以破長勝軍用拒  
馬木從容以餉軍愈出愈不窮兀朮不能禦遂還汴南渡破賊軍  
順昌極為快向使大尉從衆議一勝之後引而還軍幸使其得南  
歸則猶之可也使其不達則身死軍殲以遺醜辱兀朮揚帆而南  
下則偏安天下或至於亡滅豈不危耶公唯熟知之故排群議一  
腔赤心以臣子大義勵三軍遂以得此奇捷所惜者賊檜當國上  
壅蔽天子而長其宴安之欲忘父兄之讎而北面臣事于虜使天

下忠義臣子銜怨懷志而沒可勝歎哉然衰廢偷惰之際有此順  
昌一大捷一時慰安忠義之心思者大尉之忠肝義膽使之然於  
乎忠矣

吳玠

西蜀之地偃然橫絕於西南公孫用之以耀威于滌火之中微諸  
葛據之以一時競鼎峙之盛東吳失其助而降旂出石頭攻難而  
守亦艱徽欽之不德也女真乘之盜賊竊發四海糜沸方此之時  
非無忠義之士折衝禦侮及其心力斃而後已者所謂張韓劉岳  
及二吳固不乏於其人奈何主務乎姑息而闇於上賊檜專權蔽  
明於下忘父兄之恥而臣事於虜不知人間有廉恥之事矣故魏  
公之忠而數仆教起岳公之誠而來莫須有之獄其在世也掣肘  
矛盾不敢窮其用在其間能終功名而赫々乎史乘者能有幾人

吳玠在諸將中尤謹慎以忠義先於士卒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  
蜀其鋒頗銳玠以一身當其衝兄弟戮力終得保全西蜀其功豈  
不偉耶西人思之立祀以祠蓋有以矣按玠善讀史往事可師  
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又曰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  
近利故能保必勝玠待兵既本孫吳又助以讀史其取善于古人  
而出諸行事間其用蓋不窮矣岳公所謂運用之妙存於一心者  
庶幾矣故臨兩陣相接矢石而下之際然不動善勵士卒談笑  
之間取必勝而未嘗敗衄者抑亦有由矣玠死時年四十七盛年  
謝世可惜矣雖然身既沒子姓相繼為國家長保西蜀可以無遺  
憾矣

論神宗觀鄭俠所上流民圖

秋山勝鳩拜稿

鄉閭有一豪族家世奉祖訓令子弟讀經史習武技風俗朴實用  
 度儉素殊無有奢靡之態鄰里視以為則做焉一旦主翁即世嗣  
 子青年一友無間說以奢靡之事曰以子之家錦衣玉食亦何為  
 不可然今株守祖訓素衣糲飯以至寒夜突爨孩孩於讀書讀  
 武人生五十年徒朝露之見現斯消亦何不少用心於宴安乎嗣  
 子是其言於是取祖訓而紛更之易儉素以奢靡鄉閭側目無幾  
 產日乏用度頗欠僕妾懷怨謗議沸騰人或諫止以宜復祖訓焉  
 公以驕奢踰制觸禁論主大懼殺年然後始得復曰然侯習於奢  
 靡不復能從事於儉素焉至於破產流落以終宗神宗之事何以  
 異於是彼不肯悅祖宗成法一旦惑王安石新法之說奉祖宗百  
 年之制而變易尽矣夫安石才疎而學僻好紛更成法嘗為仁宗

說而不周。其遇神宗言而有餘。蓋以神宗酒視祖宗之制。而心  
存於變易之。是以安石投合於其所好。一言意合志協。以為千載  
一時之遇。不啻膠漆水魚。遂行新法于天下。至以毒四海。災于生  
民而不自覺焉。於是乎奉朝請議。多言新法之非。神宗不聽如繫  
言者獲罪。流竄相踵。群賢去朝。小人壘進。百姓不聊生焉。會大旱。  
求直言。群臣喑而不言。即使特一監門耳。不忍見於天下。百姓之  
墮於塗炭。疏方今。朕可運之故。圖安上門下日所見流民之狀。雉  
祭馬廄上之。曰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宜德門外。  
以正欺君慢天之罪。神宗及覆觀。長吁教四。翌日令罷青苗免  
役等此。未公事。民間謠呼。是日果大雨。於系。天人之間。其去不遠。  
典應如響。為神宗五。宜恐懼修省。而速去安石。尽此惠卿等群姦。  
復起韓富諸賢。以復祖宗之法也。奈何止於長吁教四。以群姦環

泣於前。而復行新法。遂竄邪使于英州。何其愚也。要之。與新法相  
始終。所以天下疲弊。女真乘虛窺衅。以致子孫蒙塵于沙漠者。神  
宗為之備矣。人生自是已見。視祖宗成法。以為土直而不顧焉。其  
其速禍害。未亂亡者。宜知神宗也哉。

有事實而不為世戒者。有事虛而為世戒者。古人設心為慮。得  
 非不周且切乎。世傳周穆駕八駿以造父為御。周流天下。後西王  
 母與而忘歸。徐偃王偪亂。幾失天下。而其事虛。特以時王居深宮之  
 中。樂佚豫而不知脩身。置國家良圖於度外。已甚則至失任此之  
 心。釀天下之亂。是以汲此荒唐奇怪之說。又從而圖之。以垂世之  
 監戒耳。不然。稷王雖稱在失道。然身繫成康之迷。既有大  
 臣遺老之猴存者。不可有親桑大政。忘天下之深。幸也。柳子之駁  
 之是也。然猶未知其為虛設。而矧眼較。論倒而後已。不亦

送中村生再游備中序

鳴拜草

中村竹隱與余生同于支年十七八出其鄉須賀川而求于白河  
 入我蒙齋支子之門日上学事讀書余与歸文莫逆焉家業医  
 公家命東游更精研其業乃赴江戶從官医樂真院多紀君安  
 叔法眼而學刻苦多年其技大進而西来于桑名余稟性羸虛善  
 疾以其少壯友善每賴其医治余居其竹隱舍相隣屋常未往情  
 交日密竹隱與子琅岡本氏二子瑛二少小叔悟夙成讀書日進  
 竹隱欣然使之用力於讀書事夙公家命專務讀書近者纓  
 命西趨于備中寺戶學于阪谷氏學益進昨歲秋竹隱獲疾至冬  
 遽劇瑛二馳歸而不及既終喪命再之于寺戶以感其學今茲丙  
 寅二月未諗別余与竹隱莫逆之交久矣瑛二亦未問業竹隱在  
 日語曰吾少用力於家學不得專一讀書屋常以為恨今兒幸

喜讀書吾便為家學將專力於讀書而有所成焉子幸教之道  
之使吾得所願焉今其言孫在耳乃論之曰生之此行刻苦精  
業勉之又勉無墜乃父之志也勿辱公家之盛鑒也况繼志  
述事孝之大焉存心以為主誠意心行之為如是則何業不可成  
也外之玩愒以度日優游以曠年則非余之所識也若夫讀書  
用心之方則有師在焉余又將何言

大弓說

弓者武之要器也在我東方為最焉其為製也擇於堅緻剛勁  
之材命良工作之是以術社稷征不庭孰能禦之者也若夫西土  
后羿之射巧則巧矣然自我東方觀之則不免弱弓軟材矣上  
古則暫舍之至於武人得志之日有若源八郎有若平能別有若  
真鍋兄弟有若本間賢氏降至於永祿天正之際若日置正次若  
內藤清長皆能洞執串騎之力有前騎未倒後騎從顛之捷豈翅  
穿葉貫風之巧而無用哉況於大小長短之殊耶源八郎八尺弓  
三年竹箭則亦舍之換以五丈張弓以十五束矢遠達於遠道  
洞貫於甲而前無堅甲而銳士失術是東方之殊絕千萬邦而  
獨擅大弓之稱也豈不美耶字書曰存以大以弓蓋東方之人蓋  
西土經史所載弓者其狀短小不能半千東方之製彼偶見東方

弓材之大也。愕怡恐怖。故名其人以為夸。夸夷本字。然今侯以弓  
安於中以大字貫之而為夷。則大弓之狀自若也。西土以夷為  
小聖。教化殊於他。也。自書以中。更名東方以夸。蓋亦慙於其  
實。邦人不詳其實。耻以為陋。而其實為美稱也。世道日否。人競  
趨利。舍我天性之利。而猛烈慘毒之火。技銳煩之事。為甘棄自  
守之良。而不顧焉。夫富之猛烈。固與若火鏡。雖欲大弓。亦我東  
方。所以天欲擅知。則主國。則宜朝夕簡閱。以備於緩急之  
用。而補火雷猛烈之所不及。不亦善乎。今也概而廢之。不免自棄  
其長且實矣。是可歎也。作大弓說。

○志

鳴拜稿

元和偃武二百五十年于此。文運日昌。鴻儒碩學。世不乏其人。  
上自韋韜之下。及僻境下邑。莫不有學。士各自挾冊。誦經賦詩。  
屬文。彬彬乎右文之化。振古未有也。然而否泰相因。文運日降。  
故學者進而導其君於善。以義政俗。惠民人退而善其身。以化  
鄉閭。而為衆士矜式者。何其寡。莫測也。豈其所學違道而失  
宜乎。將其所志不篤而欠实效也。何其為其事而無其功焉。學  
者雖不固為其所當為。而豫期其效。然輒終身。枉耗精神。  
而其名不稱焉耳。吾嘗謂吾侪知聖賢之可學。古人之當及。則  
宜奮然與發其心志。從事聖賢大學格致誠正脩之教。必先去  
整齊。庶肅存主一無適之敬。無間動靜內外大小。積累存養省  
察之功。而去已私以存天理。行之以真實。无妄之心。一息之閒。

不容少懈。汲汲孜孜。以此遲鈍工夫。視以為常。晝學夜思。積累  
之久。何可無得。諸已。是謂立志工夫。使其幸遇明時。則可以  
行其所學。為使其不幸不遇時。則亦足以善其身。為要之可謂  
不畔於所學。而無愧矣。世之号为講學者。口誦聖經而已矣。若  
夫遲鈍工夫。則無矣。彼視六經所載。以為一場話說。雖使其研  
潭之功。精密詳細。然特紙上空談耳。其於身心無寸益焉。治經  
既如此。則其他子史詞章。雖極博且巧。亦所謂類鸚鵡者。聖賢  
為己之學。豈如是耶。今試便奉世之人。其為學苟如是。則其於  
國家。有何益之有。况或學術之不正。如半山之誤宋。豈翅無益  
于國家也哉。適足以禍于天下。今之學者。豈得無類於是哉。吾  
倚幸不誤入門。特所病者。在於立志之不勇。為病。可不戒勉乎。

○易色說

勝真拜稿

內外表裏無一毫虛假。謂之誠。自一念之微。以至於日用行事  
之外。純一不雜。善為善。惡為惡。心以為善。而口却以為惡。心以  
為惡。而言或以為善。豈實理之謂乎。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猴  
見彼白曰白。黑曰黑。白中染雜一點黑。則人不肯以為白。黑中  
僅容一點白。人不以為黑也。好善之与好色。其所以好之者一  
也。然必曰易者。盖好善者。根於秉夷之良好。好色者。生於氣稟之  
私。唯其秉夷也。不能無拘蔽之害。是以其於善也。未能必知  
其真可好而好之。惟其氣稟也。人莫不然。知固不得勉强。故子  
復之意。欲以彼好善之心。換於好色之真。而內外表裏無一之  
不好焉。不亦善乎。以好色為出於自然乎。不知欲漸流而為人  
欲之源。以乘其理人欲之所以公。則原在於何時乎。何如一

則以為東夷。一則以為氣稟。假彼而說此之為高明心大也。

○莫道太子論

道之在人心也。允生於天地間者。無隔于華夷。但其  
氣稟之拘。人欲之蔽。辟如良王之泥于淤泥。雖有時乎發光。然  
亦唯石火電光耳。甚則終身蠢然。與禽獸不異。可悲哉。獨西土  
聖人之教至矣。故虽有氣稟之偏駁。物欲之蔽惑。而上知之資。  
必假反之之功。迨其變之也。亦与性者無異焉。  
中材之資。不能致己百己千之功。積知之明。行之健。則必有能  
造道。苟無其功。則苟且偷安。終身溺於物欲。虽有明睿之  
資。然亦終於無成焉。後世聖王不作。教鞭之法。虽存而不亡。然  
既無心得之實。又何有教化浹膚之俗哉。然而秉夷之在人心  
者。自若也。故千歲之下。得於遺經。而合符于先聖者。有之矣。東  
方之俗。特起絕于四方所欠者。先王品節之教耳。是以其所謂

為學之直不可不務也。

為人

既無

大經大法唯有德位才能知而行之

若夫無入則往。直情徑行。其非也。魚鼈之無  
知。然其所知者。飢食渴飲。夏暑冬寒耳。特世屬草昧。人民  
質。愚為愚者或鮮矣。應神帝時。百濟阿直岐頗通經典。帝  
使之師教于皇子。阿直岐又薦王仁。然後文教興。我之傳聖經  
實助于此。始知事父之道之謂孝。事君之道之謂忠。倫常  
之名。義始昭著焉。二子之功。可謂大矣。帝立太  
子。不以長。是豈為義事耶。故一旦宮車晏駕之日。不免推刃于  
同胞之變。而其既立為太子者。又讓於其兄。兄弟相讓。曠大室  
者三年。亦已甚矣。舉天下不知適從。不獨調魚者泣于路。然而  
幸。先帝遺德淪於民心。以故不至於有變動耳。太子既師  
阿直岐。王仁而朝夕典于學。必能知堯舜泰伯之仁人至德矣。  
二子

和去新  
子思子所謂賢者  
之過道之不明其  
至于是等

然則何不固遜於之有東宮之命之日。而固  
遜就真於宮車晏駕之後。必欲讓之於皇兄而後止。何其惑也。  
及其固遜不聽。遂欲引身遠避。若堯舜泰伯之為。則意不美。耶不  
知出于此。而至於以死繼之。可謂誤矣。遜位者天下之大事也。  
亂當謂諸其師。而為王仁者。雖無太子之言。亦宜引經當道以  
導之。今皆無之。豈史之闕文乎。可怪矣。按史。帝十五年阿直  
岐未聞其通經典。使皇子師學焉。明年王仁未。四十一年。帝  
崩。太子自殺。夫十五年至四十年。中間僅二十有五年耳。阿  
直岐王仁。雖賢。未至於聖人。於其躬行之實。則未有之也。  
太子雖賢。未及于顏子之明。於所謂博學。均禮之教。則未  
有果能見卓然自立之妙矣。吾竊謂其當時師授之際。恐亦占後  
世人主經筵之制不異。惜乎。使其果有躬行之實。卒則朝夕重

陶漸染之功。必有大可觀者焉。宜未至於以死固遜於其兄也。惑矣。太子之心也。既以先帝之愛為禍於己。又違於天理之正。却以是為就於人心之安。特知天倫之不當失其序。而未知殺身之害仁。則二十五年誦習之學。毫無其益。而仍曰為直情徑行之陋耳。吾又竊謂。時虽有經典之傳。然不過於誦讀以知其名而已矣。未知為學之為何物也。要之阿真歧。王仁虽賢。亦不過於善說經一博士。太子虽賢。亦不過於順良。畏慎一儲嗣而已矣。而舉世以太子以死遜位之美。故其後。顯宗仁賢二帝之賢。亦皆固遜相讓。以弟先兄。兄繼弟。身犯逆於天倫之罪。而不自知也。可悲夫。由是觀之。則我所謂學者。大異於西土三代之躬化。夫豈可強尤邪。雖然。能知天倫之不可廢。而以死固遜帝位。如太子是。豈可不謂賢者之過乎。惜哉。

雜說

兔。月使也。逢月夜。則亡。試以籠畜兔。望夜倏亡。不啻跖一人唱之。萬口和之。相傳以為神矣。俗言。鳥日使也。兔月使也。其為使則一。果使兔觀月而亡。則鳥亦觀日而亡。亦何其鳥之群飛而夥也。俗又以狐為稿荷神使。鼠為大黑神使。均是神使也。尊崇之極。以狐為稿荷神。至為慕金。亦正一位於鼠。則惡之其極。殺而啗之。何狐之幸。而鼠之不幸也。



在孤城环围之中。浩氣不餒。能忍渴。槍破水甌<sup>餅</sup>。終以出  
圍。何其壯也。及其与羽黨氏戰于賊嶽也。一敗塗地。倉  
皇殆死。何其哀也。方以之時。毛受庄介。慷慨自奮。乞  
主之馬標。為匠作氏拒追兵。血戰一場。与兄死之。使  
主得間走。違于越存。嗚乎忠矣。<sup>兄弟</sup>存身義勇出於天  
性。乃<sup>兄</sup>視死如歸。豈我東方風骨義烈。故于危  
搶攘之際。有若<sup>自</sup>身兄弟分志。綱常之在。極天

不亡。可為驗矣。吾儕未可自視而為也。

鳴子

源賴光夷大江山鬼辭

邦俗虽有義而餘。狀質而愚。崇神惑佛。前史  
所載。往往可噴飯。何況裨官野史。其談涉於  
奇怪。而實非不奇怪者不少矣。土知蛛及山鬼。是  
也。殊不知土知蛛者。上古穴居之賊。而山鬼亦  
山賊耳。源賴光之所夷。世俗所傳酒吞。蓋山  
賊而殊兇惡。軀幹長大者也。世不知以為鬼。

語其狀貌則頭上生雙角。兩頰懸雙鏡。腰間纏皋比。手持鐵杖。賴光所亮。豈鬼其。所戮王。飾。六賊之穴。居五。而取將軍之鈴。鹿兔。六此類尔。

烈下

是源賴正射夜

圖夜黑宰。黑雲黯黯蔽殿屋。雲中有妖物。時發聲。萬乘之天子。為之驚。每問絕源。奉詔射而斃之。天下後世傳以為美談。及勉奉高倉王。奉兵。事不成而敗。何其始焉。能立希世之勳。終焉不能。其志。圖夜易成事。而白昼却難爭。盛年志氣剛明。故虽圖夜。能成功焉。衰齡志氣隨昏懦。通史。反源數。

是以不能忍於一會而皇賴備兵

而自是為通只以取費敗也

對圖張然秋是成就之也而為言 君子惟視我何如耳况我後一動四方震動 定不惜耶

鳴拜單

未定必由此先聲也張圖  
稱快久之

秋是成就之也而為言

君子惟視我何如耳况我後一動四方震動

定不惜耶

未定必由此先聲也張圖

稱快久之

秋是成就之也而為言

君子惟視我何如耳况我後一動四方震動

定不惜耶

未定必由此先聲也張圖

稱快久之

秋是成就之也而為言

君子惟視我何如耳况我後一動四方震動

定不惜耶

未定必由此先聲也張圖

解由今提表國更教一太

難辨其始也蘇之

更致或國可邪康之

傾始疑時不幸事不

此非限固非事帶出

之流若未下

氏士而呈

意不端

正其國其或

雙歌子

其或而

國不

一

中

國